

## 岷江峡谷寻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密码

本报记者惠小勇、黄卧云、黄毅

从成都沿岷江河谷北上180公里,在四川茂县城南约2.5公里处,一个背山面水、被岷江三面环抱的梯形台地呈现眼前。

登上台地,足以感受到崇山峻岭间少有的开阔,东西宽二三百米,南北长近千米,且起伏平缓、土壤肥沃、草木葱茏,堪称宜农宜居,令人不由感叹古代先民选址的独特眼光,这就是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5000年左右的营盘山遗址。

近日,文史专家聚会三星堆博物馆举行“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是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致茂汶公路短暂中断,另一方面也暗合了三星堆与营盘山的密切渊源。

随着茂县营盘山遗址等众多分布在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被发现,四川省大力实施的古蜀探源工程正在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实: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上游甘青一带的先民就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开始向南迁入长江上游的岷江河谷台地;随着治水能力的提升,古蜀先民逐步向低海拔台地、平原聚集,在4000多年前形成著名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开启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寻访这些遗址和非遗传,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先民们一路披荆斩棘的开拓进取,更能感受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脉相连,那些高山峡谷里依然流传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勤劳友爱的民族密码。

##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古蜀源流

2000年始,营盘山遗址历经10余年6次勘探发掘,尽管发掘面积只有2000余平方米,就已经在遗址中部地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各型房屋基址20座、灰坑120余个,应为居住区;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其下清理出人祭坑9座,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集中活动场所;广场区以北地带发现窑灶3座及灶坑12座,应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作坊区。

遗址已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其代表性的文物和局部复原场景已展呈在茂县羌族博物馆里。其中最为精美的当属彩陶器,均为宜彩绘制,黑红相间、纹饰古朴。纹饰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颈部、腹部等部位,盆、钵类器物内壁也绘制有彩陶图案。图案题材有草卉纹、粗细线纹、水波纹、变体鸟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树叶纹、网格纹、弧线圆圈纹、卷叶纹、涡形纹、杏圆纹、蛙纹等。

考古报告称,出土彩陶器绝大多数采用精心挑选的泥土手工制作而成,烧制火候均较高,“叩之有清脆的响声”,器形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类,选出复原及可辨器物作标本近百件。

专家考证,这些彩陶有明显的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测试分析,发现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学成分,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则显示出本地黏土的特征,说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可能非本地烧制。

这一分析结果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部分先民,为了寻找更加湿润宜居的环境,带上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别是有高度文化认同的彩陶成品及其原料、技术,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一路南下,顺着岷江河谷向西南迁徙,直到把营盘山变成了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堪为佐证的是,经过对人们祭坛中部分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发现营盘山人群来源并不单一,其中的一些人头类项,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西北人群特征,与四川本土先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彭程

我喜欢的陕北民歌中,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对面面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你那要命的二妹妹。  
二妹妹你在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个沟,  
看见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摆一摆手。  
东山上那个点灯哟,西山上那个明,  
一马马那个平川呀,瞭不见个人……”

这是《圪梁梁》,广泛流传在陕晋两省北部的黄河两岸。质朴真挚的歌词,高亢悠长的旋律,诉说着对恋人炽热而忧伤的爱情。

听到这首歌时,眼前浮现出的,总是一些相关的影视画面以及摄影图片,或者是它们的拼接和重叠。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强烈的画面感令人震撼。辽阔的视野中,是风沙侵蚀而形成的千沟万壑,空旷荒凉,光秃秃的山梁上,漫天飞扬的黄土中,兀立着一棵孤树,孤独而凄凉。那些镜头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凝固成我对于陕北高原的想象。更晚一些时候,那首风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黄土高坡》,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大风裹挟着黄土,日复一日地肆虐,天地间一片浑黄。

然而不久前的一次陕北之行,却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印象。

几天中,我们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乘坐一辆面包车,走进了延安市的宝塔区、延川县、延长县等地的一些村庄和田间。车有时行驶在平川上,两侧是重叠厚重的山梁,时常会有河流与道路平行,水面不宽,水流舒缓;更多的时候,是在山路上盘旋环绕,忽上忽下。朝车窗外望去,不论是仰视、平视还是俯视,千峰万壑,塬上塬下,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树木、灌木和草地,郁郁葱葱。浓淡各异、深浅不一的绿色,把地面遮蔽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裸露的黄土。虽然不断听说近年来陕北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心中已经做了一些铺垫,但身临其境,仍然感到出乎意料。眼前所

## 营盘山遗址: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纽带



别,还有两个成年牙齿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其食谱分别以幼时吃鱼、吃粟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有粟、黍等,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形态。

近年来,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陆续发现了波西、沙乌都等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其中,营盘山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距今5000年,波西遗址年代上限为距今6000年,年代最晚的沙乌都遗址年代下限为距今4500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说,这一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营盘山遗址代表了5000年前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已被考古界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是,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到四川省茂县,从远古就存在一条堪称“彩陶之路”的人口迁徙通道。

“彩陶之路”意义非凡。随着彩陶中同一或相似题材的纹饰传播,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认同、精神信仰也在生成集聚,学术界已有的共识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中华文化统一的源头。

综合近年内有关营盘山周边及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成果,陈剑认为,营盘山是上古西北、西南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源头之一。“从彩陶的器形变化来看,营盘山文化与其后期的成都平原圆桥遗址、宝墩文化均有历史的衔接。而宝墩文化又和三三星堆一期文化基本相同,印证了以营盘山为代表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来源。”

有趣的是,从营盘山到三星堆的文化迁移,除了沿岷江上游河谷这条水路外,还很可能另有一条山路。

营盘山背靠九顶山。翻越九顶山,就是成都平原西缘桂圆桥遗址所在的什邡市。营盘山到什邡红白镇的直线距离约36公里,再往东50余公里就是三星堆。

此次研讨会上,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公布了该所近年来对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掘、桂圆桥遗址的研究及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调查情况。初步的结论是,桂圆桥、箭台村等遗址是蜀人从山区走向平原到三星堆立国的前进地,而桂圆桥一期先民进入平原的路线,应该是翻越九顶山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前行的。

此次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朱乃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等专家均

## 再拍《黄土地》,该以何画“画”延安

这一切,与脑海中已经固化的想象实在是反差巨大,让人不由得感叹不已。

同车的一位南方作家,比我更有理由感叹,因为他有对比。他谈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来过陕北,那时整整一面山坡上都看不到一棵树,炽烈的阳光下,一望无际的黄土让眼睛烘烤得难受。脚踩下去,经常扬起一片浮土,迷了眼睛,鼻孔里也是一股土腥气。现在,隔了将近三十年故地重游,他说自己不禁有些恍惚了:这真的是自己曾经到过的地方吗?

当然不会错。起伏错落的梁峁沟壑,高低纵横的复杂地貌,都是陕北高原特有的景观。一路上,一位兼任陪同和向导的延安本地作家,多次唱起地道的陕北民歌,包括我喜欢的那首《圪梁梁》。听到熟悉的旋律,我自然感觉亲切,忽然产生了一个新想法:这样的情歌,显然与当年的荒凉贫瘠的自然生态有关。那时植被稀疏,远远尽收眼底,毫无遮挡,才能让站在山梁上的妹妹,能够一眼望见山沟里的哥哥,才能让歌声没有遮挡地传递到对方的耳朵里。倘若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到处草木茂盛,蒙络披拂,目光投出去不远即被阻隔,哥哥和妹妹,恐怕要用别的方式和词汇来表达感情了。

当当年的黄土漫天到此刻的青翠盈目,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的思绪也像民歌摇曳的腔调一样,被拉向遥远。包括延安地区在内的陕北高原,历史上也曾森林密布,水草丰美,气候温暖湿润。但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大规模地砍伐森林,此后又经过多个朝代的无节制的屯田垦荒,加上战乱频频,过度放牧,导致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岷江东南岸三级阶地上的营盘山遗址。茂县羌族博物馆供图

表示,随着对川西北、陕西南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各序列节点更加环环相扣,印证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实。

## 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着你我他

作为川西北高原古蜀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心,茂县、汶川一线的岷江上游流域是我国上古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一条民族迁徙、文化交流走廊,民族学上称之为藏羌彝走廊。至今,这一区域所在的龙门山断裂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民族——羌族最集中的聚居区。

羌族总人口约为30万,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大多数羌族聚居区于高山或半山地带,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其中茂县就占1/3。

每天上午9点,无论游客多少,茂县县城边上的中国羌城开城仪式如期举行,这样的仪式已经连续举行了6年了。这是由山西省援建的一座占地3000余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古羌文化展示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聆听千年羌笛的悠扬,目睹羌族绣娘现场刺绣,还可以观赏体验羌族建筑风貌、民风民俗、祭祀礼、议事会,以及古老的打铁文化等各类非遗项目展示。

羌族,一个与你我血脉相连的民族,堪称中华民族的母亲,走近她,我们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

走进羌古城旁边的中国羌族博物馆,迎面墙上就是一个大大的“羌”字甲骨文。甲骨文中唯一留下记载的族姓即为羌。中华文明兴于华夏,华夏始于炎黄,史传羌系炎黄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羌的融合密不可分。甲骨文中有关羌的记载多达930余条。

“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博物馆陈列室的第一个展板上,就写着费孝通先生的这句学术名言。

根据四川大学教授潘显一、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等研究羌族学家的著述和介绍,羌族源于古羌,古羌是上古时期对西北放羊部落的统称。他们以游牧为业,最早将野羊、野牛驯化为家畜,因而一般认为羌人是羊为图腾的。羌姜二字本为同字,一从人,一从女,在甲骨文中二者是通用的。就其渊源而言,从女可能更早一些,是远古时期母系文化的遗留。

古羌人受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从甘青发源地,逐步向东、向南迁徙扩展。向东的羌人进入中原地区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上古传说中的炎帝部落,并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姪姓轩辕

氏长期通婚,最后与其他部落一道,融合成华夏族。向南的羌人中的一部分,大约在那时就开

进入岷江河谷。这一支羌人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分布在茂县、汶川、理县和北川、黑水、松潘等地的羌族。古羌人的其他支系在甘、青、川、陕、滇、黔等地区很活跃,并在历史上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白狼、耗牛、笮、东女、苏毗、吐蕃、西夏、南诏、罗鬼、白杞、宕昌、后秦、唃廝罗、不丹、尼泊尔、古格等政权。这些支系大部分融入华夏成为汉族成员,一部分则向西南迁徙,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彝、藏、纳西、哈尼、普米、傈僳、怒、阿昌、拉祜、基诺、傣、景颇、独龙、佤、门巴等民族或这些民族中的某些支系。

因此,古代羌人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族源之一,而羌族是古羌的直系遗存。羌族先民由逐水草而居的大西北迁徙并定居在岷江上游河谷地带,依山而居,垒石为屋,生存繁衍的时间至少在三四千年以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信奉万物有灵,有着浓厚的祖先崇拜传统。

在茂县羌族歌舞团,记者看到一幅台湾“桃园民众”“花莲原住民”赠送的锦旗,上书“那家之光,中华五十六民族欢聚在台湾”,其中把羌族称为“融族”,应是很由衷意。

## 古羌文化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获得新生

在今天的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还保存着苍凉的羌笛、激越的莎朗、婆婆的羌红、精美的羌绣、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重建中,古老的羌文化得到大力保护和传承,被誉为中华民族演化史上的“活化石”。

站在中国羌古城的广场上,高大魁梧的何王金双手缓缓竖起像两根筷子一样的竹制双管六孔羌笛,鼓起腮帮用力一吹,一曲跌宕起伏的《迁徙曲》飘然而出,这清澈而略带沙哑的笛音,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古羌人顺江越岭一路迁徙的曲折艰辛和坚毅顽强。

从“羌笛何须怨杨柳”到“羌管悠悠霜满地”,古代边塞诗河里吟咏不断的羌笛,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据说最早的羌笛由先秦时期在西北牧羊的羌人,用羊腿骨或麋鹿骨制成,既是乐器,又是放牧的鞭子,后来随着民族融合、政权更迭,成为征人思乡的寄托。

人们一度以为羌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只能在诗歌里寻觅它曾经活跃的身影。而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不仅将羌笛保留传承下来,还就地取材,改用高山箭竹精制成双管六孔羌

大自然的回馈。

相对于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几十年只是一瞬。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堪称是奇迹的巨变。

也是在这里,我了解到,今年是国家退耕还林战略实施二十周年。二十年前,正是在深入考察并充分肯定了吴起县等地退耕还林的做法后,在延安宝塔区燕沟流域的一座山坡上,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十六字方针。于是,一次必将镌刻于史册的绿色通道建设运动,从曾经的红色革命圣地开始,向全国各地推广。追溯起来,今天神州大地连天蔽日的苍翠中,有一抹色彩,是来自当初黄土上那一缕缕绿色火苗的映照。

电影《黄土地》中,光秃秃的山岭上那一棵孤零零的杜梨树,成为当年陕北生态的象征,那么,如果也用一幅画面来表达今天的延安,应该选取什么内容呢?

对于我来说,最有表现力的画面,应该是塬地上的一大片苹果树,映衬着周遭的高峰深壑,云起云落。

在北京时,最喜欢吃的就是洛川苹果。虽然价格要略高于别的品种,但个头均匀,口感脆甜,水分丰沛,多花几个钱值得。当时以为只是产于洛川县,来到后才发现,其实延安地区的多个县都有种植。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年均降雨量、年均温度等各项指标,都适合种植苹果。因此苹果种植成为延安的第一大主导性农业产业,形成了“苹

笛。东汉马融《长笛赋》道:“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类似。”羌笛材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羌人由草原到高山、由游牧到农耕的变迁。

54岁的何王金是国家级非遗“羌笛演奏与制作”的省级传承人,其吹奏方法叫鼓腮换气法,即吹奏中不停下来换气,而是循环换气,这样高难度的吹奏,在数十位羌笛传人的努力下,已有一批又一批中小学兴趣班的孩子学会了基本技法,能够吹出婉转忧伤、或高亢激昂的古老曲子。

在羌乡,随处可觅穿着民族服装的羌族人,衣服上漂亮的图案大多为手工刺绣,这是又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

羌绣的制作充分体现了羌族妇女的勤劳坚韧。杨甫英是工作在中国羌城的一位羌绣绣娘,虽然她绣得要比别人慢一些,但游客们驻足凝视的最多,因为她是一位独臂羌绣绣娘。其他的绣娘绣得也快,绣一朵花要整整一天时间,一针一线让人感悟什么是真正的“绣花功夫”。

喜欢绣花的羌寨保持着纯朴友善的民风。在远离县城、海拔2400多米的茂县雅都镇前村、后村,村民们告诉记者,大家对祖辈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勤劳,现在的村子里也没有懒汉,各家有事都互相帮衬,谁不帮就受笑话,几乎没有吵架闹矛盾。同时特别重视教育,再困难也要送孩子上学,更是特别尊重妇女,每年五月初五都过瓦尔俄足节,即羌族妇女节。

羌族男子的坚韧不拔则尽显在那些巍然屹立的羌碉、羌寨里。《后汉书·西南夷传》描述冉駹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的“邛笮”就是羌碉,羌人自古善搞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中就有不少羌族工匠,在汉唐时代,每到农闲时节,就有羌人进入汉族地区修房子。

目前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高半山,还保留有大量的原生态羌寨。民居以石木结构为主,顺山排列,或高或低,错落有致。

最著名的莫过于理县桃坪羌寨。这个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羌寨,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寨子引高山泉水形成四通八达的地下水网通道,既供自来水,也可供人通行,寨内巷道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宛若迷宫;而空中通道更令人叫绝,爬上任何一户人家的房顶,都可以走遍寨子。寨子里的高楼屹立千年,历经数次大地震而不倒的“奥秘”,源于房屋背后插缝木砌了一道长长的“脊梁”,起到稳固防震的作用。

记者走访了茂县、汶川和理县的多个羌寨,惊讶地发现这些就地取材而建的房屋、碉楼,是羌族工匠凭着直观视线用手砌成的,他们不绘图、不吊线,就地取材,用毛石、片石相互搭接,却做到了横平竖直、结构稳固。

原汶川县文化馆馆长汪友伦老先生给记者提供的一首“羌寨砌墙歌”,道出了其中的道理。“认石认八方,面子放外边,方方长墙角角,大石头离不开小石头塞;长三镶,端五限,内八层,外七转;中立石,垫口皮,横压筋,顺压脉;近看梁,远看墙,离得远,看得端,老婆要看18年;石石错缝,角翘三分,见尺收分。”这首民谣提到的“四角墙体高出中间墙体三分”,诠释了建筑力学中,建筑应力向内聚集形成整体稳定性的科学道理。还提出所砌墙体至少要保证18年内不能倒塌,才算度过了建筑稳定期。

羌笛、羌绣、羌寨、羌碉,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风雨沧桑、灾难变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岷江上游,其中蕴含的乐观和合、坚韧勤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许多民族都流着羌族的血液”,始终激励影响着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连接你我的民族密码。

果大产业,农民大脱贫”的产业扶贫模式,种植面积将近四百万亩。几天的行程中,时常可以望见一片片的苹果园。

在延长县一个叫作阿青村的地方,我们下了车,走进路边的一处苹果园,在果树夹出的小道间穿行。树干不算很高,但树冠四处伸展,繁茂的枝叶间缀满了苹果,有一些青色的果子上套着一个牛皮纸袋,但大多数都已经红了,累累垂垂,将树枝压得下坠。刚刚落过一阵小雨,苹果上挂满了晶莹露珠。我留意到,好几棵果树下铺了一条银色的薄膜,向果园的主人打听,得知是为了折射日光,给果实背光的一面增色。

我想到了头一天晚餐时,一边吃着脆甜的苹果,一边听延安市委主要领导介绍苹果种植的过程。没有想到一个苹果的成熟要经过那么多道工序:刻芽、疏花、疏果、套袋、拉枝、环割、除袋、转果、增色……要跨越好几个季节。说起这些时如数家珍,神情中闪现着一种投入和陶醉。

而上述这些工作,还只是收获前的环节。苹果摘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分级分选、冷藏冷链,品牌包装,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等等,这些更多靠的是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由这里的苹果产业,我想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样广阔的一片土地,要彻底改换贫穷落后的面貌,重建林密草茂山川秀美,要做的工作涉及到众多方面。封山禁牧,产业规划,移民搬迁,治沟造地,引进良种,技术培训……这其中每一项工作,都包括多少个环节,多少道工序?匆匆数日之间,我们只能是走马观花,难以做更为深入细致的了解,但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种种景象却无疑说明,一切都在扎实笃定的进行中,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还是回到眼前吧。摘苹果的时候了,果农憨厚质朴的脸上挂着笑容。他说到,这片果园每年都能够收入20多万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感染了我们。

黄土地上生长的苹果,硕大红艳,香甜可口。它分明正在成为现实生活的一个隐喻。